

根治银行违规揽储需要监管创新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曾刚

银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旨在治理商业银行存款冲时点的行为。随着监管成本不断推升,银行业创新和转型应会有所加速。偏离度考核并没有解开银行违规揽储的根本症结,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监管政策的修补和调整将不可避免。

冲时点的由来

应该说,银行业冲时点的现象由来已久,是现行制度环境下特有的产物,已延续了不短时间。主要原因不外乎:一是监管环境使然,二是银行业业绩竞争的需要。

从监管环境来说,存贷比考核是引发银行存款竞争的重要因素。所谓存贷比指标,即商业银行存款中有多少可用于发放贷款。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将存贷比作为银行主要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之一,并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五”。从1998年开始,首先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实施了这一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抛开存贷比指标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当下的合理性不谈,75%的监管上限,意味着银行可以发放的贷款数量,不能超过合格存款数量的75%。在收入来源高度依赖存贷利差的情况下,银行要扩大利润,争取更多的存款成为首要前提。而从监管达标的角度讲,由于贷款期限相对较长,调整难度较大(贴现贷款除外),要满足特定时点上存贷比要求,拉存款成为成本较低且相对可行的方法。

从银行自身角度,相互间的业绩竞赛也是助推冲时点的重要诱因。近年来,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资产负债规模、盈利水平以及行业排位等,也成为各家银行非常看重的指标。应该说,业绩竞赛是银行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但对短期绩效的过度关注,诱发了部分银行利用非正常交易粉饰报表的冲动。特别是上市银行由于有中报和年报披露的要求,对6月末和12月末的时点数据尤为关切。

冲时点的负面效应

内外因素交织,共同造成了中国银行业特有的月末冲时点现象,而又尤以6月末和12月末为甚。不过,尽管久已有之,但并未形成太严重的负面影响,监管上似乎也默许了这种状态。但最近一两年来,由于利率市场化加速,银行存款分流压力陡然加大,竞争白热化



IC图片

的情况下,冲时点对于银行愈发重要,所引发的波动也不断加大,负面效应日趋明显。

一是对宏观政策的干扰。整个银行业在某个时点上一致的行为,必然产生宏观效应。冲时点会导致银行存款以及货币供给总量在每个月末产生巨幅波动。以今年6、7月为例,银行新增贷款数量从6月的1.08万亿暴跌至7月的3852亿元,7月存款则减少1.98万亿元,M1增速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3个百分点。货币、信贷的大幅波动,不仅影响了经济运行,更是严重干扰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判断和决策。

二是加大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冲时点的行为,加之近年来各种表内外创新活动引致的资金需求,加大了银行体系在特定时点上的资金紧张程度。这种紧张程度,若超

出了宏观调控部门事前的预期,就可能引发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去年6月末发生的所谓“钱荒”事件,便是这种风险的直接体现。随着宏观调控手段的改进,再次爆发大规模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冲时点行为的潜在负面效应。

三是扭曲了银行的微观行为。为了确保存款任务的完成,银行想出了各种不同办法,催生了许多极不透明的交易,甚至是不合法的私相授受。这些活动,客观上扭曲了资金成本,对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有一定干扰,并直接削弱了利率管制政策的有效性。

解开银行违规揽储根本症结

《通知》的显著特点是政策规定具体,针

银行应摆脱传统信贷路径依赖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张锐

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中国十大上市银行业绩分析》显示,上半年中国最大的十家上市银行的不贷款余额达5197亿元,较2013年末增长706亿元,增幅15.71%,接近2013年全年增幅。不良贷款率也较2013年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至1.06%。从普华永道统计的数据看,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已创下近三年新高。

其实,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双升”并不仅仅发生在前10大上市银行身上。据银监会数据,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944亿元,比年初增加1024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新增规模993亿元,而且是连续12个季度上升。同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08%,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

除了贷款展期、借新还旧、减免利息等这些所谓的重组贷款方式(上半年部分银行的重组贷款增长率超100%)暂时掩盖了更大规模不良贷款的事实外,根据监管部门将贷款风险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

失五类标准(后三类合为不良贷款),今年上半年,各家银行列入“关注类”的贷款都在大幅提升。如果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关注类”贷款就会滑向不良贷款。有专家预测,商业银行年末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至1.14%-1.19%的区间。

不良贷款增加会直接侵蚀商业银行的既有利润和盈利空间。一方面,贷款未能及时收回,除了损失利息收入外,银行可以支配的存量资本相应减少,向市场进一步提供增量流动性的能力削弱,银行盈利半径受到挤压。另一方面,按照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根据不良贷款规模进行风险拨备,除了2.5%的常规拨备(以所有贷款规模进行拨备)外,次级、可疑和损失的拨备计提比例分别为25%、50%和100%,这就意味着,只要银行发生不良贷款,其计提的最低拨备比例就是27.5%。

短期来看,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与占比的提升应当是对当下实体经济的反映。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还没有根本性企稳回升,国内企业外需受到压制,以出口为主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于是成为银行不良

贷款的高发地区,两地新增不良贷款占全国体量的90%以上。其中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在该区域的不良率超过2%,为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倍之多。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正处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情景中,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过剩产能、房地产及钢贸等传统领域风险问题随之暴露,银行坏账反弹压力激增。

令人担忧的是,在降挡减速的实体经济驱动着银行不良贷款增升的同时,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的扩张也会反过来抑制与反压实体经济的前行脚步,并可能陷入一种持续的因果恶性循环。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基于对经济下行风险的考虑,以及不断冒出的不良资产,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在“惜贷惧贷”现象频现的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大幅萎缩。1-8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1.7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843亿元,这种结果很小一部分是由于企业开工不足或“去库存化”导致的信贷需求弱化所引起,而银行出于风控要求而主动性压缩信贷供给却是主因。特别是对于小微企业,尽管管理层推出逆周期的激励

对性极强,其中所列举的违规吸收存款行为,包括高息揽储、非法返利、中介吸存、以贷转存、以贷开票、理财产品吸存以及同业倒存,几乎涵盖了目前银行主要的揽储手段。加之针对违规行为规定了较严厉的处罚措施,《通知》的出台势必会对银行的存款管理产生较大影响。

从好的方面说,预计通过更严格的监管约束,未来一段时间的货币、信贷波动幅度应会显著下降,这可以降低银行冲时点行为对宏观政策的扰动。此外,由于特定时点上的资金需求被拉长到所有时间段,不同时点上资金需求的波动也会因此下降,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应会有所降低。

从不好的方面说,由于《通知》在本质上强化了对存款的监管要求,而不是放松或取消对存款的要求,从逻辑上讲,银行对存款的竞争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还会变得更加激烈。其直接的效果,不过把竞争方式从以往的“冲时点”变成了“冲每天”而已,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标本兼治。若以此推断,《通知》非但不能降低资金成本,反倒有可能会抬高银行存款的总成本,进而会对企业融资成本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并不符合政策的初衷。

至于对不同银行的影响,从上市银行的数据看,今年以来,所有银行的存款偏离度均远高于《通知》的要求,未来都会有较大的调整压力。比较而言,大型国有银行因客户基础广泛,存款稳定性相对更好,偏离度监管对特定时点存款竞争行为的限制,对其产生的正面影响或许要更大一些,中型银行面临的挑战则会相对严峻。

总体上说,由于是全新监管要求,存款偏离度考核究竟会对银行产生多大程度影响,以及银行如何应对,都还是未知之数,尚待时间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监管成本不断推升,银行业创新和转型应会有所加速,这既包括调整负债结构(扩大主动负债、增加保本理财产品发行等),也包括加大传统存贷款业务的表外化,以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为重点,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以达到降低成本、优化收入结构的目的。而监管一端,考虑政策影响具有的不确定性,偏离度考核并没有解决银行违规揽储的根本症结,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监管政策的修补和调整将不可避免,而围绕贷存比度存的争论将会越来越激烈。

政策如定向宽松,但依然没有激起银行针对性的信贷扩张。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二季度有银行借款需求的小微企业中,约3/5没能从银行获得借款,仅有不足1/10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全部借款。

应当说管理层已经看到了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并可能进一步灼伤实体经济的苗头,并已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上海五地批准成立五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试图借鉴上世纪90年代通过成立信达、华融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同时,商业银行频频通过发债和优先股的办法以补充一级资本。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宣布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合计20只,发行总额达2414亿元。另外,工行、农行、中行、浦发、兴业、平安6家银行公布了共计3400亿优先股发行预案。然而,控制与减少不良贷款不应仅停留在管理层的外部“化疗”和对资本市场的“抽血”上。作为商业银行,应当放慢规模扩张的速度,将重点放在资产质量改善上,在优化信贷结构的同时,主动进行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尽早摆脱对传统信贷业务的路径依赖。

永久性货币 互换机制网络亟待建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莱楠

当前,随着全球资本流动波动性增强,美联储加息进程加快启动,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货币互换网络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陷入美元流动性短缺之中,许多国家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逐步加大,因此加大了双边货币互换力度,以相互提供流动性支援以渡过危机。2011年11月30日,美联储曾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搭建“临时美元流动互换机制”,以此来为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维护了美元资产的信心。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再次启动美元互换机制,但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六家主要央行把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货币互换协议。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上述互换协议将持续有效。长期协议将充当稳定流动性的角色。美联储公告显示,这些互换协议在六国央行间建立起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一旦签订双边互换协议的两家央行认为当前市场状况可以保证互换发生,那么有流动性需求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协议规定,获得来自其他五家央行的五种货币流动性。

根据该协议,美联储在事实上成为欧、日、英、加、瑞典行的最后贷款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正是美联储通过临时货币互换机制,为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提供了接近6000亿美元的国际流动性,以避免美元短缺加剧全球危机。随着美联储在未来中期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正面临新一轮美元回流。2013年,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已经凸显了美元国际流动性的稀缺。而美联储等6家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构建美元最后贷款人的垄断机制,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互换机制长期化,很可能意味着美国正在重新构建一个应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崛起的新货币联盟。一个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排他性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网络已经形成。这个网络事实上已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机制内在地连为一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互换不仅涉及互换国之间的货币流动,而且涉及彼此间货币的汇率安排,进一步则涉及互换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

一直以来,全球货币体系之下资金循环依赖于两个途径:一是贸易赤字国向贸易盈余国进行贸易贷款的支付,带来经常账户的资金流动;二是贸易盈余国将积累的外汇资产重新投资于贸易赤字国的金融资产上,带来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动。两者形成一个完整的货币经济循环,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失衡越严重,衍生出的流动性就越多。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大循环开始逆转:发达经济体紧缩消费,增加投资;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下降。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整体有所改善,全球贸易不平衡产生的流动性明显降低。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已经出现实质性调整,未来还将启动加息进程,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波动性不断增强,各国之间签订双边货币互换的目的,逐渐由提供外汇市场干预货币演变为提供短期流动性。

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旦掌握全球货币“总阀门”的美联储开始逐渐减少每月证券购买计划后,全球货币基数将由停滞转为下降,这是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的重要推动力,势必导致中国“资金池”水位下降。

由此看来,全球货币新周期以及美元货币互换网络,可能对未来的国际金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给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带来挑战,因此需要积极主动应对。

首先,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双边互换网络”。当前,尽管中国拥有高达3.9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正如在2008年就拥有高达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日本和美联储提出货币互换(并最终达成无上限货币互换),中国央行应主动提出和美联储货币互换。当中国真正出现资本外流、央行需要外汇储备来应付时,拥有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中国央行将拥有更灵活的美元头寸。

其次,加快推进“清迈协议多边化机制”,扩大亚洲双边互换范围,将原先松散的双边援助网络提升为较紧密的多边资金救助机制,使东亚特别是亚洲区域财金合作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增强本区域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此外,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互换不仅涉及互换国之间的货币流动,而且涉及彼此间货币的汇率安排,进一步则涉及互换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

最后,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角度,该积极构建人民币互换基金池,这样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在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中,筹建互换资金池,可以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推进清算功能的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仿照国际清算银行,按照年度实行双边差额互换以及余额结算,既包括一个经常账目系统,也包括逐步建立一个资本账目系统,在直接的双边结算融资中,鼓励围绕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双边互换,摆脱“美元陷阱”。

用专业的眼光 做专业的报道

面向市场、面向读者，客观公正、敢于担当，
敏锐地捕捉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每一次脉动，每一个起伏

中国证券报 —— “**可信赖的投资顾问**”

★《中国证券报》邮发代号1-175，年定价480元

★《中国证券报·周末版》邮发代号81-175，全年定价96元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发行热线：010-63070317 010-63070324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 邮政编码：100031 电话：编辑部63070331 发行部63070326、63070324 广告部63072603 传真：编辑部63070483、63070480 广告部63071029 零售价格：2.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19号